

森村诚一推理小说精典


并残酷地揭开了他们之间的秘密……

青春的证明

证明

森村诚一

推理



小说分别描写了三个家庭。一位警察为了保护笠冈道太郎而牺牲了，笠冈便与他的女儿结了婚。因为没有感情，婚后生活并不美满。富家女朝山由美子的未婚夫矢村重夫在山上遇难。矢村的表兄便取而代之，与由美子结了婚。矢吹彻介是神风敢死队的队员，他死里逃生，未婚妻却死于空袭，他便与未婚妻的妹妹结了婚。这三对夫妻在青春年华分别遭受到沉重的打击，内心世界极其复杂，各自心中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四桩杀人案将这三个家庭联系到了一起，并残酷地揭开了他们之间的秘密……

青春的证明



HUN
DE
ZHE

青春的证明

森M诚一 著

丁国桢 邵延丰 等译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30-1996-07号

本书经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和日本综合版权代理公司取得正式授权
独家出版 盗版必究

青春的证明

作者:森村诚一

译者:邵延丰 丁国桢 等

责任编辑:卫淑霞

*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三环出版社

(570105 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2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东方印刷厂印刷

1998年6月第1版 1998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75

字数:232千字 印数:1—10 000

ISBN7-80564-685-6/1·41

定价:18.60(元)

日本推理小说的 缘起与《证明三部曲》

日本的所谓推理小说，其实就是侦探小说。1946年，“变格派”推理小说作家木木高太郎主张提高侦探小说的艺术性，加强逻辑推理，为与侦探小说有所区别，他提议改称为“推理小说”，文坛对此反应冷淡。不久，日本实行文字改革，大大压缩了汉字的使用，“侦”字被废止，文艺界这才用“推理小说”代替“侦探小说”的名称。可见，两者之间只是在文字上有所区别，而其在概念上并无本质差别。

美国作家爱伦·坡于1841年发表《莫尔街凶杀案》，开侦探小说的先河，这在国际间早成定论。日本的推理小说溯根求源，是明治10年(1877)神田孝平发表在《花月新志》上的《杨牙儿奇谈》，开其先河的这篇小说，是根据荷兰法制题材小说《荷兰美政录》中的一章编撰的。1888年，黑岩泪香根据欧美作品改写了大批小说，其中以《岩窟王》(即《基督山恩仇记》)最为脍炙人口，在日本掀起了一股侦探小说热潮。黑岩泪香的译笔和他的历史作用颇似我国的林纾。侦探小说一词是在他发表《美人狱》(1890年)后出现的。当时，处于穷途末路的砚友社的一批无聊文人，也竞相摹拟侦探小说，文学史家把它们贬为“庸俗低劣的推理小说”。推理小说的蔚然成风，使大正年间一些极负盛名的作家也受感染，在他们的作品中也有所反映，如芥川龙之介的《草丛》、《影》、《开化的杀人》，谷崎润一郎的《陈述》、《指纹》、《母》等都深受推理小说的影响，但推理小说独步文坛，还是从江户川乱步开始的。1920年，日本创刊专门翻译介绍欧美侦探小说的《新青年》杂志，1923年刊登江户川乱步的《两分钱铜币》后，推理小说走向全盛时期，从此发展成为风格不同的两派：一是以逻辑推理为特征的“本格派”(即正统派之意)，代表作家有江户川乱步和角田喜久雄等；二是以科学幻想、变态心理、阴森恐怖和荒诞离奇为特点

的“变格派”，代表作家为横沟正史、木木高太郎和久生十兰等，但是，无论是本格派还是变格派，正如莱辛所说：“一群跛子赛跑，他们当中最早跑到目的地的仍然是跛子”，故事皆大同小异，情节似曾相识，人物形象千人一面，缺乏心理的深入挖掘和性格的深入发展，缺乏对生活的宏观把握，脱离人物的思想情感和生活的真实，要弄故事悬念和离奇情节，刻意杜撰种种谜面般的悬念与伏笔。为了表现案件的复杂性，有意在情节与人物关系的设置及冲突推进中制造巧合，故事编造痕迹较重，常导致作品的形象叙事呈现出某种人为的、结构性的裂痕，显得突兀牵强，表现出一种情节走向和人物出没的随意性，虽迎合了一部分读者对故事的关注，却忽略了对“人”生活中的性格、心理状态的关注和情节发展的逻辑性，甚至从书名到内容都立足于猎艳斗奇和耸人听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理小说有了新的发展，以松本清张为代表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以权与法、善与恶、罪与罚等与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的问题为题材，披露了日本社会的瑕疵，尽可能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展示故事情节。他们每一论点的概括都充满犀利的社会观察与对问题的敏锐探讨，使推理小说的文化品位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就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而言，比起以往的刑事侦破小说，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拓展与超越，最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作品描写的犯罪根源，从过去那种出于个人恩怨、桃色纠纷或图财害命，发展为官僚政客和资本家为了政治上的阴谋诡计而杀人灭口等，体现了一种朴实而严肃的美学追求，拓宽了推理小说的表现手法和取材范围，把推理小说的特殊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无形中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令那些对推理小说睥睨不屑者感到，不能以偏概全，必须综合地多层次地对推理小说进行科学的考察和分析。该派代表作家除松本清张外，还有有马赖义、黑岩重吾、梶山季之、户川昌子等。

进入60年代到70年代，推理小说在视角、构思、人物和艺术手段上，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森村诚一为代表的新社会派

异军突起，他们顺着社会派先贤披荆斩棘的艰难足迹，继承和发扬社会派的艺术逻辑去思考并付诸写作实践。诚然，文学演变的多种可能性，会使一代作者在自己的时代处境中，在考察角度和描述方式等作出新的选择和追求。新社会派一个显著不同的特点是，多侧面地展示日本经济高速度发展后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写出了一大批揭露不合理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中各种不平等现象。同时，客观准确地了解和把握日本公众的社会心态，以求在有缺憾的人生中，咀嚼出完整人生的滋味，其中隐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的体验，为推理小说增添了绚丽的光彩。松本清张之后，未有敢仰其项背者，而唯独森村诚一敢于能与之并驾齐驱。如果说，松本清张等社会派使推理小说趋于成熟，并为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森村诚一等新社会派是在继承松本清张等人的基础上，寻找自己的艺术个性，题材广泛，无所不包，把推理小说推向前所未有的内涵和深度。

森村诚一于1933年生在与东京邻近的埼玉县一个公司职员家庭，青山学院大学英美文学系毕业后，在新大谷饭店等几家五星级饭店从事服务台管理工作，同时还兼任经营学讲师。1967年以《大都会》走上文坛，成名作《高楼大厦的死角》获1969年“江户川乱步文学奖”，《腐蚀的构造》获1973年“推理作家协会奖”，这些成果都得益于他的学识、修养和丰富的人生阅历。他是一位很勤奋并具有探求精神的作家，说是著作等身恐不为过。其作品一版再版，并被多家周刊杂志常年连载，许多小说口碑极佳，是日本公认的畅销作家。

日本的饭店、旅馆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缩影，政党巨头和内阁高官贪污受贿、结党营私、密谋议事，大多在旅馆密室中进行，这里也是重大刑事案件的现场。森村诚一在几家著名大饭店工作长达十年之久，通过形形色色“旅客”的活动，阅历了人生，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在日本，以旅馆为舞台的小说，大有非他莫属之势。李德纯先生1982年应聘为日本大学艺术学部客座教授时，同他晤谈就

是在他曾任职多年的新大谷饭店“高楼大厦死角”那间他长期包租的豪华套房中进行的。那天，十几名日本和碧眼金发的男女作家、学者汇集在此，探讨日本文学、日本推理小说的发展和森村诚一先生的作品。

七十年代末期，已是名噪日本的森村诚一，以一部《人性的证明》再次轰动了日本文坛，获得了第三届角川小说奖，被评论界誉为日本推理小说的一大杰作。该书出版于1977年，报刊、电台曾极力宣传，还被改编成电影，二十年来拥有着大量国内外读者，我国读者也及时地分享了森村诚一的写作魅力。继《人性的证明》之后，《野性的证明》、《青春的证明》也陆续出版，从而形成了森村诚一先生的《证明三部曲》。

《人性的证明》中，作者把八杉恭子这种人的丑恶灵魂，放到侦破一起谋杀案这样特定的环境中加以鞭挞，并通过侦破与反侦破的斗争，更形象、更典型地加以暴露，其寓意深刻。不仅如此，作者还结合侦破的过程，对日本和美国社会所存在的畸形现象和青年人颓废的精神面貌等等，作了一定的揭露。同时，作者还巧妙地抓住一顶草帽、一首《草帽诗》、一只布狗熊等细节，运用富有逻辑性的推理方法，把故事发展一环扣一环地连接起来展现在读者面前，在情节的安排上，别具一格，引人入胜。七十年代末，由该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人证》在我国上映，主题歌《草帽歌》流行于大江南北，当时深深打动了不少人的心，“草帽”作为抽象化的母亲，成了对心中“永远母亲”追忆的媒介。然而，90年代末的今天，当我再读《人性的证明》时，便不会再片面地理解作品的内涵。人生说到底在于自我设计、自我感受和自我成就。书中的“母亲”八恭杉子费尽了心思去获取个人的成功，并为保住自己取得的地位、名誉不择手段，用刺死亲生儿子约翰尼的办法来拒绝他对母亲的依恋，而儿子至死依恋着母亲，母亲也未因亲手刺死儿子而片刻忘记儿子。这不仅使我想到，若儿子能体谅母亲的难处，跳出恋情情结，把对母亲的依恋、怀念，变成一种自我发

奋和有所作为来安慰母亲，那又该消除多少母子间内心深处的绝望与不得已。

在《野性的证明》中，小说结局是味泽岳史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虽基犯罪当时，属因精神障碍而失去了是非善恶的判断能力和基于这种判断的行动能力，但致使味泽发狂的果真是一种植物病菌吗？应当说引起味泽致病的主要病菌，是社会中弥散的“毒菌”！如果他未被日本自卫队的特工学校训练成杀人机器，显然其是不可能转化为一具高效凶器的，主人公所表现的绝非只是植物化的野性！文中，他对朋子的惨死深感悲痛，找出真凶、申张正义，以慰亡者灵魂的“人性”的一面与其连杀数人“野性”的一面，形成了强烈对比！也许，这就是许多日本人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对日本不叫军队的“自卫队”事实上已保有极强作战能力而在内心深处的不安。

作者自己说过，既然登上了小说创作的舞台，就要写出好的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创作活动。这就是他的愿望，这个愿望成了他创作“证明系列小说”的动机。他已经在“人性”的证明中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并向“野性”的证明发起挑战，在这之间，他下决心挖掘“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憧憬”的“青春”是理所当然的。

《青春的证明》描写了日本的侵略战争强加给日本一代青年人的悲剧命运及其在后代身上残存的阴影。可以看出作者深刻领悟到一种国家政策的失误，将导致所有人共同去承担苦果而不问你当初是赞成还是反对，错误国策赋予青年人种种义务，且谁履行的越好谁就注定了悲剧性的命运。而后代身上的阴影却又往往是因为其“反动”行为所造成的恶性循环。想要追求真实的三对夫妻和一对用虚浮装饰起来的年轻夫妻的结局，是出人意料的，但也许作者痛切地感到，我们的“青春”所包括的实质内容，其实不过是虚妄。他意味深长地告诉大家，每个人陶醉于“青春”甜蜜的欢乐时光十分短暂，而治愈创伤则必须经过漫长的岁月。森村诚一在构思推理小说的同时，首先考虑的是抓住一个切切实实的主题来打动读者。在本书

中，将目标集中到了“青春”这个不能不引起所有人某些感伤情怀的主题上。作者一方面表示所谓“青春的证明”，就是证明自己生命火焰燃烧最旺盛的时候打算做些什么，另一方面却摆出这样一副姿态，“青春”是无法证明的。但是；明知无法证明，却还是要证明它，这就是意义之所在。

读完森村诚一的“三证”之后让我掩卷长思。小说虽属于艺术，但却源于生活。中日两国国度不同，但森村诚一的这三部代表作，都是以日本战后经济恢复和经济开始腾飞阶段为写作的社会背景，现在读起来自然会觉得接近，使人联想许多，受到不少启发。就像每部作品都有其特色一样，人生也是形形色色的，所不同只是作品的情节、品位、主人公的命运任由作者安排。而现实的人生中，我们每个人都是自身的主宰者。

《证明三部曲》出乎意料的结局和毫无牵强附会感的跌宕起伏的情节安排，足见其对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深入观察与思考。森村诚一先生以犀利的笔锋深刻揭露现代文明的空虚与落没，不仅揭示文明掩盖下的丑恶现象，更将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描写的自然、真实、透彻，从而使小说的主题表现得更加深刻，他的推理小说，不仅继承了日本以往推理小说的写作精要，而且在取材、事件的描写及深揭示社会问题等方面，都是以往日本推理小说所不可比拟的。森村诚一先生的《证明三部曲》系列推理小说，以其充满社会性和时代感而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是日本推理小说走上成熟和成功的重要标志。

《证明三部曲》系列推理小说，在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和日本综合版权代理公司的协助下，由海南出版社正式取得授权出版，是读者的一件喜事，愿读者在领略这三部精彩、有趣读物的同时，能各有自己的收获。

延河

一九九八年五月于北京

作者：〔日〕 森村诚一

译者：徐京宁 丁国桢 邵延丰
贾俊琪 于 伟

校者：宁燕平 张 婕 靳建英

目 录

| | | |
|---------|------|-------|
| 第 一 章 | 雾夜凶杀 | (1) |
| 第 二 章 | 替身情侣 | (25) |
| 第 三 章 | 青春纪念 | (48) |
| 第 四 章 | 罪犯线索 | (61) |
| 第 五 章 | 拥抱蓝天 | (71) |
| 第 六 章 | 机缘巧合 | (88) |
| 第 七 章 | 债务催人 | (113) |
| 第 八 章 | 忌讳青春 | (146) |
| 第 九 章 | 血染沙场 | (176) |
| 第 十 章 | 阳光之桥 | (207) |
| 第 十 一 章 | 虚饰背后 | (226) |
| 第 十 二 章 | 讹诈真相 | (271) |
| 第 十 三 章 | 无名尸骨 | (280) |
| 第 十 四 章 | 移花接木 | (289) |
| 第 十 五 章 | 舍身偿债 | (307) |
| 第 十 六 章 | 青春之悔 | (321) |

第一章 雾夜凶杀

—

夜，雾夜。浓雾将黑暗中的万物搅成一团，一切都显得那么朦胧，那么神秘莫测。雾还在不停地飘散，伸手不见五指。

在东京都的一座小公园里。因夜静更深，四下里看不到一个人影。公园的中央有个水池，水池内留有小喷水塔的遗迹。园里除有几架秋千和一座滑梯、和几张破旧的木制长椅外一无所有。与其说它是个公园，倒不如说它是个简陋的儿童游戏的小广场。由于大雾掩映，它似乎才被装扮成了失去地平线的雾中原野。

“好大的雾呀！”

蓦地，穿过大雾传来了一个女青年的声音。原来在寂静的公园里，长椅上正依偎着两个人，他们是一对热恋之中的年轻情侣，正在热情的拥抱和甜蜜的亲吻，他们忘却了时间的流逝，似乎已经溶化在浓雾之中了。青春的陶醉已经使他们忘却了在这治安状况尚未完全恢复的时期，每到夜间，就会伴随着黑暗频繁发生一些危险的事件。

他们是因为迷路而第一次进入这座公园的。在当时，除了大米之外，其它所有的食物总算都可以随便买到了，日本人正在从饮食生活中恢复自由。

这天晚上，他们俩到市中心一家刚刚装饰一新的西餐馆

吃了晚饭。

饭后，两个人舍不得马上分手，男青年便送女青年回家。在路上，起了大雾。这场大雾使尚未完全治愈战争创伤的东京街道改变了面貌，疮痍的街道仿佛变成了童话世界。大雾似有一种神奇的本领，使物体不由自主地随着它变化。就连平凡的一排排房屋和没有任何出奇之处的街道两旁的树木，都失去了轮廓，半透明般地在雾气中时隐时现。一切可憎的东西似乎全都淹没在大雾之中，失去了其狰狞的面目。

大雾引起了女青年的伤感，半路上她提出想下电车走走。男青年也觉得那主意不错。于是，他们便下了车，在夜幕下的东京街上，大致确定了一下方位，然后就朝着女青年家的方向走去。

但是，还没有走出多远，他们便迷失了方向。

尽管迷了路，可还是在东京的街上。他们就好像随雾漂流似地漫步而行，走进了这座公园。因为已经步行了将近一个小时，他们觉得有点儿累了。他们从那几张已经破旧的长椅当中，挑了一张稍好一点的，就在那儿歇息了下来。

恰到好处的散步运动，使他们在西餐馆里喝的葡萄酒的酒劲儿散发到了全身，感到一阵阵热血翻涌。雾气虽然带着阵阵凉意，但乳白色的衣襟和梦幻般的迷雾却仿佛在怂恿人抛却往日的羞涩与拘谨，尽情享受爱的甘露。

“小心会有人来的！”

女青年虽然嘴里这么说着，却把身子主动地靠了上去。这种大胆放纵的举动是她平时连想也不敢想的。

“都是雾的缘故！”

她为自己大胆的行为进行辩解。他们把一切责任全部都

推给了大雾，在大雾底下忘情地结合在一起、缠绕在一起。伴随着压低了的声音，大雾将他俩美好而又销魂的秘密掩盖了起来。

他们完全没有听到那脚步声。或许认定那只是雾气在空气中飘荡的声音。

“你们倒挺快活的嘛！”

这两个已经进入了忘我状态的恋人突然听到背后有人的说话声。他们吓了一跳，刚想回头看，却被一声低沉而含糊不清的断喝制止住了。

“不许回头！就那么老老实实在老子呆着！”

随即，男青年感到有件冰凉的金属物体压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你、你是什么人？”

男青年颤抖着，好不容易才从嗓子眼儿里挤出了这句话。

在大雾的掩盖之下，他完全放松了警惕，丝毫没有防备地正和女友贪享男欢女爱，没想到却会遭受突然袭击。

“少说废话！把这个女人借给老子用一会儿！”

背后那个男人压低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凶残的杀气。如果不服从他的话，真不知道他会干出什么样的事情来。这种感觉就像从背后吹来一股透入肌肤的寒风。女伴的身体也瘫痪了似地呆住不动了。这时，男青年闻到了一股强烈的气味。他全身麻木的神经似乎只有嗅觉还在起作用。

“笠冈，救救我！”

女青年向男伴发出了求救。

“不许嚷！老子用完就还。要是再嚷，你俩都甭想活！”

那个男人的话语当中有一种慑人的威力，那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威胁。

“你要好好想想！请不要乱来呀！”

那个叫做笠冈的男青年只是在嘴上徒劳地进行着劝说，别的什么也不敢做。

“谁说老子要乱来啦？老子只是借这女人用一下。”

“借”的目的不是乱来，还会是别的吗？

“你给老子听着！你要是他妈的有一点儿可疑的举动，这女人可就没命啦！”

压在笠冈脖子上的冰凉的金属物体被拿开了，却又对准了女青年的身体。笠冈虽然已不再受到直接的威胁，可他依然不敢动弹。

“站起来！跟老子走！”

那个男人向女青年命令道。

“救命啊！”

女青年的呼救声在袭击者和笠冈之间响了起来，但是没有任何用处。就算女青年的生命不受任何威胁，笠冈也被恐怖紧紧地捆住了手脚，一动也不敢动。真正面对着腾腾杀气，这是他有生以来的头一次。受到这种可怕的威胁，他全身都酥软了。

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

“栗山，别做蠢事！”

从黑暗之中又冒出了另一个声音。

“啊！这个阴魂不散的混蛋！”

那个叫栗山的袭击者的声音有些惊慌失措。

“放开那个女人！”

一个人影分开浓雾，慢慢地走近了。

“别过来！你要是再靠近一步，老子就杀掉她！”

栗山把女青年当成了“挡箭牌”。

“住手！你这家伙，一见女人就头脑发昏啦！”

新来的人影竭力地制止道。

“哼！别那么可笑了！老子凭什么要听你说三道四的？！”

就在他破口大骂的一刹那，他的手指头稍微松了一下。女青年马上抓住这个机会，跑到了笠冈的身边。

“哎呀！这个臭娘儿们！”

栗山惊惶失措地正要追过去，新来的人影却挡在了他的面前。双方立即展开了激烈的搏斗，雾气被搅得大乱。栗山的力气和体魄似乎都比对方要强一些，追踪者的情况看起来好像有些不妙。

“我是警察，过来帮帮我！”

那个人影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他在不利的形势下向笠冈发出了求援。但是，笠冈仍一动不动。不，他是动不了。两个进行搏斗的人正在争夺一把凶器，凶器从他们互相缠斗在一起的手中掉到了地上，落在了笠冈的脚边。

“别让他拿到刀！”

被按倒在地上的警察拼命地叫道。他们两个人的手扭在一起，都朝着凶器伸了过去，但总是差一点儿够不着。

“笠冈，帮帮他！”

女青年实在看不下去，便朝笠冈喊道。可是，笠冈却依然动弹不得。由于恐惧，他的身体已经完全僵硬了。虽然他的大脑在命令他动，可他的身体却偏偏不听使唤了。

就在那个女青年看到笠冈如此窝囊，便准备替他冲上前